



卡 達 耶 夫

140 B/12

工人日報
資料研究室
藏書

前記

卡泰耶夫這名字，在中國並不算是陌生，戰前，除開零星的翻譯和介紹外，他的諷刺大作盜用公款的人們就已有人譯成中文，在南強書店出版，得到過了不少的讀者了。

從戰時到戰後，他的作品更有着多量的翻譯，如時代呀前進！有林淡秋先生的譯本；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有曹靖華先生的譯本；團的兒子有茅盾先生的譯本；妻有着朱葆光先生譯本和時代社的版本。其他短篇的移譯還不計算在內。

關於卡泰耶夫的身世，魯迅先生在豎琴（一九三三年出版）的後記中有過一段簡要的介紹：「卡泰耶夫生於一八九七年，是一個奧得薩教員的兒子。一九一五年為師範生時，已經發表了詩篇。歐洲大戰起，以義勇兵赴西部戰線，受傷了兩回。俄國內戰時，他在烏克蘭，被紅軍及白軍所拘禁者許多次。一九二二年以後，就住在莫斯科，出版了很多的小說，兩部長篇，還有一種滑稽劇。」可以補充幾句的是：一九一八——二〇年他在烏克蘭有過一個極冒險的時期。這次蘇德戰爭後，他又在前線軍隊中擔任工作。他的生活經驗是豐富的。蘇聯最高當局為了他創作上的成就，曾於一九三九年一月特頒給他「列寧勳章」。

他初期的作品純爲寫實主義小說；據說是「受了蒲寧的影響」，倘例舉幾部，那末懶人愛德華，亨利爵士與惡魔（一九二三——二五）以及盜用公款的人們（一九二六）都是他掙得聲譽的成功作品。往後，他寫作的體裁純用敘述體，像時代呀前進！便是五年計劃的紀事。

倘再仔細地分析起來，卡泰耶夫的創作道路，約可分爲兩期，作爲這兩期的界石的，是他的長篇時代呀前進！在這以前，作者對於自己的真正的題材，自己的風格，自己的真正的主人公可以說還沒有找到。時代呀前進！是他剛剛開始摸着這些的時候。在這以前的作者的作品裏，都流露着一種市僧的淺薄，狹隘和孤獨的情調，這以前的作者，總是在市僧的意識裏兜圈子。

「卡泰耶夫的前期創作的主要基調，在不同的句子裏重複着「人生的本身所以美麗而「公正」的，就因爲牠是人生。」這基調最顯明的是表現在中篇父親裏，其後又在褐色的十字架和冬天裏。（曹靖華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中譯本序言。）

總之，在作者前期作品裏，缺少深刻的具有社會意義的表現，祇算作者的見解幽默，辭句文體，美妙貼切，也只始終祇「限制在狹隘的市僧的小世界裏，喪失社會的意義和力量。」但作者是向前努力的，視野是時時擴大的，在時代呀前進！以後，終於又寫了少年文學的傑作孤帆飄泊（有鮑羣中譯本，寫的是一九〇五年奧德薩地方的革命運動），而給蘇聯文學添上了一顆晶瑩的寶石。

但「使卡泰耶夫，威震蘇聯文壇，成了蘇聯文壇上的「天之驕子」的，則是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

傑構！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。這作品的結構非常單純，故事與主題也非常單純與明澈。這是關於幸福的愛情。關於幸福的命運的小說，而同時，通過了這故事，從側面照耀着蘇聯國防史的發展的路徑。曹靖華先生說：「這部作品浸透着烏克蘭的色澤，充溢着俄羅斯——烏克蘭的倒裝語，呼吸着烏克蘭的詩的氣氛。這些，使這部作品與民俗學接近了。在這裏，有民間詩的傳統的一切成份；有民間的傳統的故事的展開與人物，有烏克蘭的矢志不渝的青年同濃眉的姑娘的戀愛故事……在這作品裏，完全充滿着嶄新的、顯赫的歷史的內容，因此，這部作品的手法，是傳統的，而同時也是革新的。新的內容似乎在對古代的傳統的形式發着微笑。新的主題，依照着新的線索在那古代的傳統的形式裏發展着。這是全部作品的微笑與幽默的根源。這微笑與幽默，交織着巨大的深刻的歷史內容，（德國人的入侵）創造了全部作品的驚人的光芒四射的氛圍。」

尤其是該書在「晚會」、「訂婚」、「會親」和「回拜」等章裏，關於男女主人公謝明和蘇菲亞的描寫，使讀者對於烏克蘭感到一種深刻的、生動的、如詩如畫的感覺，使讀者深切的感覺到烏克蘭人民的愉快的、靈活聰穎的風趣，字裏行間處處洋溢着令人陶醉的烏克蘭的芳香。而作者在這本書裏，對於勞動人民的生活，對於剛剛被蘇維埃政權爭取得來新的生活刻劃得越是鮮豔，越是可愛，越覺得企圖毀滅這種生活的強徒越是可惡，於是烏克蘭人的英勇抗爭襯之以烏克蘭土地的一片爛漫的風光，將這部書成了一部真正藝術的作品。

一九四二——四三年間，作者在寫了許多優秀的關於蘇德戰爭的報告文學之後，又出版中篇小說《妻》。借用譯者朱葆光先生在「譯者小言」裏頭的言：這部小說反映了蘇聯的抗德戰爭如何成爲人民的戰爭，說明了蘇聯的人民是愛好和平，富於進取精神的人民。」這小說採用的是第三者（即作者）的直敘體材，而由一個空軍的年輕美麗的寡婦，爲搜尋亡夫的墳墓，在前線露宿的夜晚，向一個陌生人（即作者）述說她自己的身世和遭遇，真是那麼淒臨，那麼動人，中間織以勞動人民既遭家國之痛，仍如何爲國努力，忍飢耐寒，工作不懈的情景，格外令人感泣。誠如譯者所說：

「這個中篇小說充滿了人性味道。它裏邊有纏綿熱烈的戀愛故事，有細膩的心裏描寫，有淚，有血，有悲哀，有憤怒。它不是什麼政治小說，也不是什麼戰事小說，它是關於蘇聯人民的一部質樸散文詩。」

戰爭終了前後，作者榮膺一九四五年史大林文藝獎的團的兒子又告出版。這是一部新型的兒童文學，一是配合了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卓越的兒童文學。「這團（礮兵團）的兒子——凡尼亞無妨說是個現實的人物，他活潑天真，大膽熱烈，更由於環境的陶冶，出入戰線，不怕礮火，書寫更不怕死亡，且勇於學習。這樣的兒童，在蘇蘇衛國戰爭中自然不少，在中國抗戰時期中，怕也爲數很多。全書寫來單純樸素，即以這單純樸素深深感動我們。」

現在，我們這個集子，就從他的四大傑作：時代呀前進，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，妻，團的兒子中，

或選取它最精彩的一章；或選集自成首尾，不妨作爲一個短篇看的段落，內中可以看到蘇聯男女相愛的故事，勞動工人工作的情形，以及保衛國土的戰爭的場面。

但我們格外看重的是卡泰耶夫的短篇，他的短篇寫得非常出色。他能夠用最經濟的手法，把一件事實，一個現象，或一種論爭和一個性格表現得生動有力。如果說，短篇小說的技巧就在截取斷片暗示全面的話，那末卡泰耶夫正是做到了這一點的。例如夢，以戰士的難得安眠來表現戰爭的艱苦，例如旗，以一面燦爛的紅旗（敵人還以爲是白旗）來表現守軍的英勇。他如我們在天上的父、祇寫母子兩個在被德軍佔領的城裏「倉皇散步」，顯示猶太人的苦難；火，祇提出喀細亞偶然的焚斃而展開一場思想的論爭，也用的是一樣的手法。

尤以物事一篇，更可說是短篇小說的典型作，那賽加無疑地是一個典型的女性，或者，至少是女性典型中的一個。她有的是溫柔，有的是愛撫，可也有的是短視淺見，祇知滿足自己的貪念和虛榮。

這本集子共計選了十一篇，這十一篇，我們相信，都是可以一讀的東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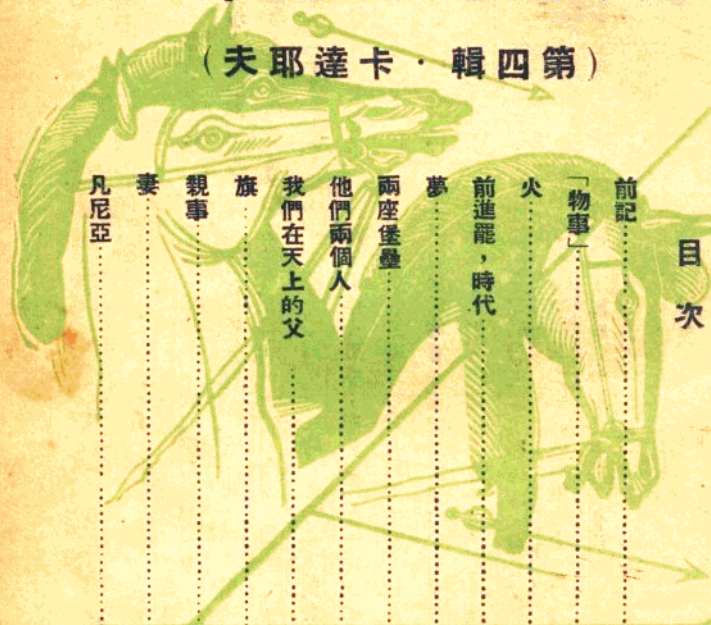
魯迅先生說：「被帝國主義看作惡魔的蘇聯，那文學，在世界的文壇上，是勝利的。——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，而得到了廣大的讀者，並且給予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。」

二十多年來，蘇聯的文藝介紹到中國來的非常的多，對於中國的思想、文藝和革命行動都起了極大影響；而於中國新文藝的航路上更是一座燈塔。但對於二十年中介紹過來的許多蘇聯文藝，還沒有一個結集，沒有一部經過整理的彙輯的書。而蘇聯方面却已預告中國現代新聞文選的刊行了。本局有鑒於此，特約多人運用他們歷年搜集的資料，彙編為蘇聯文藝選叢。分類刊行：為文藝理論、報告文學、少年文學、音樂、小說等。以期於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之下，略盡宣揚新現實主義的蘇聯文藝的責任，同時期望對於中蘇文化的交流上，也能增加一點熱力。

蘇聯文藝選叢

蘇聯名作家專集

(第四輯 · 卡達耶夫)



目次

前記	「物事」	火	前進罷，時代	夢	兩座堡壘	他們兩個人	我們在天上之父	旗	親事	妻	凡尼亞
—	—	—	三一	五七	六七	七五	八三	九七	一〇七	一五一	二〇一



物事

在一種情熱的變態的導力之下，喬治和賽加已在五月間結婚了。那時天氣是明媚的。不耐煩地聽完那結婚登記員的簡短的頌詞後，這對新婚的年青的夫婦就走出禮堂，到了街上。

「我們此刻到那裏去呢？」瘦弱的、凹胸的、沈靜的喬治問道，一面斜視着賽加。

她，高大的，美麗的，而且和火一樣情熱的，將自己挨近他的身旁，那纏在她頭髮上的一枝紫丁香花輕觸他的鼻子，同時又張大她的鼻孔，情熱地耳語着：

「到商品陳列所去，買物事去。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去呢？」

「你說去買我們的家俱麼？」她丈夫說，一面乏味地笑着，又整一整他頭上的帽子，當他們倆開步走的時候。

一陣飽和塵埃的風掠過商品陳列所。淡色的披巾，在乾燥的空氣中在貨攤上面浮動，尖聲的留聲機，在一切樂器場中交相演唱。太陽照射着風中擺動的掛着的鏡子。各種各樣的迷人的器具和極端美麗的物品，圍繞着這對年青的夫婦。

賽加的兩頰起了一陣紅暈。她的前額變得很溼了；那枝紫丁香花從她的蓬髮跌了下來，而且她的兩眼也變得大而圓了。她用火熱的手抓住喬治的臂膀，緊咬着她那顫抖的薄薄的嘴唇，拖着他在所內到處漫步。

「先買氈絨被呀，」她喘不出氣地說，「先買氈絨被！」……

被貨攤的主人的尖聲震聾了耳朵的他們，忽促地買了兩條滾纒成功的正方的被，重而厚，太闊，但不夠長。一條是鮮豔的磚紅色的，另一條是黯淡的微紫的。

「現在來買拖鞋罷，」她密語着，她的溫熱的氣息吹滿她丈夫的面龐……「襯着紅裏子的，而且印着字母的，使別人不能偷去。」

他們買了拖鞋，兩雙，女的和男的，襯着大紅的裏子而且有字的。賽加的眼睛幾乎變成閃亮的了。

「毛巾……繡着小雄雞的……」當她將自己的滾熱的頭靠在她丈夫的肩上時，她幾乎是呻吟着了。他們買好繡着小雄雞的毛巾之後，又買了四條毯子，一隻鬧鐘，一塊斜紋布料，一面鏡子，一條印有虎紋的小毯子，兩把用黃銅釘的漂亮的椅子，還有幾團毛線。

他們還想買一張飾有大鏢球的臥牀，以及許多別的東西，可是錢不夠了。他們重負而歸。喬治背着兩把椅子，同時又將捲着的氈絨被用下巴鉤住。他的濡溼的頭髮，粘在他白白的前額上，瘦削的、紅潤的兩頰，罩滿了汗水。在他的眼下，見有一些藍紫色的陰影。他的半開着的嘴巴，露出不健全的牙齒，

他要流下涎沫來了。

回到淒冷的寓所時，他得救似的拋下他的帽子，同時咳嗽着。她將物件拋在他的單人牀上，向房內審視一下，而且因了少女的嬌羞的感觸，用她那大而紅的拳頭親愛地輕輕地拍着他的脅肋。

「好了罷，不要咳得這樣厲害，」她裝作嚴緊地說，「否則，你立即就會死在肺病之下的，現在你有我在你身邊……真的！」她用她的紅頰在他的骨瘦如柴的肩頭摩擦着。

晚上，賓客們到了，於是舉行婚宴。他們帶着羨慕參觀這些新物事，讚美牠們，拘謹地喝了兩瓶白蘭地，喫了一點麵餅，合着小風琴的曲調跳舞了一場，不久便走散了。各樣事情都是適得其宜。連鄰人們對於這婚禮的嚴肅適度，毫不過分，也都有些詫異。

來賓散了之後，賽加和喬治又將這些物事讚美了一番，賽加很當心地用報紙罩好椅子，還將其餘的物件，連氈絨被，都鎖在箱子裏，拖鞋放在最上層，有字母的一面向上，于是下了鎖。

到了夜半，賽加在一種切念的心境中覺醒轉來，喚醒她的丈夫。

「你聽到麼，喬治……喬治，親愛的，」她熱烈地低語着，「醒來罷！你知道麼，我們剛才錯了，沒有買那淡黃色的氈絨被。那種淡黃色的是比較有趣得多了，我們實在應該買那一種的。這拖鞋的裏子也不好；我們不曾想到……我們應該買那種襯着灰色的裏子的。牠們比紅裏子的要好得多了。還有飾着銀球的牀……我們實在沒有仔細地想一想。」

早晨，趕緊打發喬治去做他的工作之後，賽加慌忙地跑到廚房裏和鄰舍們討論大家對於她結婚的印象。爲要合禮的緣故，她談了五分鐘她丈夫的應該注意的健康後，就領婦人們到她的房裏，開了箱，展示那些物事。她拿出氈絨被來，於是伴着一聲微微的嘆息，說道：

「這是錯了的，我們沒有把那種淡黃色的買了來……我們沒有想到買牠……唉……我們沒有細想一想。」

于是她的兩眼變成圓圓的，呆鈍的了。

鄰人們都稱讚這些物事。那位教授夫人，一個慈善的老婦，接着說：

「這一切都是很好的，但是你的丈夫似乎咳得很不好。隔壁的一切我們都可以聽到，你必須當心這個，否則你要知道……」

「哦，那是沒有什麼的，他不會死的，」賽加用故意的粗魯的口吻說道：「即使他死了，在他也很好，而我又可以找別個男人的。」

但忽然她的心房顫抖了一下。

「我要弄雞給他喫。他非得飽飽的不可。」她對自己說。

這對夫婦好不容易等到下次發薪日。但到了那時，他們立即到商品陳列所，買了那種淡黃色的氈絨被，還有許多家內必需的物件，以及別的美麗無比的事物：一隻八音鐘、兩張海狸皮、一隻最新式的小

花瓶架、襯着灰色裏子的男的和女的套鞋、六碼絲紗天鵝、一隻飾着各色斑點的非常好看的石膏狗、一條羊毛披巾、一個鎖鍵會奏音樂的淡綠色的小箱子。

他們回到家裏時，賽加將物事很整齊地裝在新的箱子裏。那會奏音樂的鎖鍵便發出聲調來。

夜裏她醒了轉來，將她的火熱的面龐偎在她丈夫的冰冷的、發汗的前額上。一面靜靜地說：

「喬治！你睡着嗎？不要睡罷！喬治親愛的，你聽到麼？……還有一種藍色的……多麼可惜呀，我們沒有買牠。那真是很出色的絨絨被……有些發亮的……我們當時沒有想到。」……

那年仲夏，有一次賽加很快活地走進廚房裏。

「我的丈夫，」她說，「快有放假的日子了。他們給每人都只有兩星期，但他却有一個月，我可以對你發誓。還有一筆津貼。我們馬上就要去買那有銀球的牀，一定的！」

「我勸你還是設法給他送到好的療養院去，」那位年老的教授夫人含有深意地說，將一篩熱氣蒸騰的馬鈴薯放在水管下面，「否則，你知道，要來不及的。」

「他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！」賽加憤憤地回答，一面將兩隻手插在腰上。「我照顧他比什麼療養院都來得周到，我將炸雞給他喫，使他儘量喫得飽飽的。」……

傍晚，他們同着一輛滿載物事的小手車從商品陳列所回到家裏。賽加跟在車後，凝視着，好像在對她的發紅的臉龐映在牀間的鏡球上的影子發迷似的。喬治，沈重地喘着氣，實在推不動了。他有一條蔚

藍色的氈絨被緊攬着他那瘦削的下巴下面的胸膛。他不斷地咳嗽。一簇暗色的汗珠凝聚在他的凹陷的鬚角上。

夜裏，賽加醒了轉來。熱烈的、貧多的思潮不讓她睡覺。

「喬治親愛的！」她急促地耳語起來了，「還有一種灰色的、……你聽到沒有？……真可惜，我們沒有買牠……咳，牠是多麼漂亮呀。灰色的，那裏子却不是灰色的，倒是玫瑰色的……這樣一條可愛的氈絨被。」

喬治最後一次被人看見是在晚秋的一天早晨。他笨滯地走下那條狹小的橫街，他的長長的，發光的，幾乎和蠟一樣的鼻子，鑽在他那常穿的皮短衣的領子裏面。他的尖尖的兩膝凸了出來，寬大的褲子敲拍着他多骨的兩腿。他的小小的帽子掛在後腦。他的長髮垂在前額上，黑而且暗。

他蹣跚地走着，但很當心地迴避那些積水，使不致溼了他的薄靴；一種虛弱的，愉快的、幾乎是滿意的微笑，浮泛在他蒼白色的嘴唇上。

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，他不得不躺在牀上了，而當地的那位醫生也來了。賽加急忙跑到保險公司，領取病時可以挪借的款子。她只好獨自去到商品陳列所，買回一條灰色的氈絨被，放進箱子裏。

不多久，喬治（的病勢）覺得更加沈重了。初次的雪……溼的雪……出現了。天空變得朦朧而陰慘。那位教授和他夫人互相耳語，另一位醫生頃刻又到了。他診察過病人，便到廚房裏用消毒肥皂洗他的手。

賽加淚流滿面，站在瀟瀟的黑煙中，他正在火爐上炸着雞片和蒜頭。

「你瘋了麼！」教授夫人驚駭地喊道。「你在幹什麼？你會害死他的。你以為他能喫雞片和蒜頭麼？」

「他可以喫，」醫生冷淡地說，一面將他雪白的手指上的水點抖落在面盆裏，「現在他什麼都可以喫。」

「雞片對於他有什麼害處呢？」賽加尖聲地說，同時用袖子揩一揩她的臉。「他是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。」

到了傍晚，裹着白色的棉外衣的衛生局人員到來，將各個房間都消毒，消毒劑的氣味充溢着迴廊。夜裏，賽加醒了轉來。一種無名的悲痛撕破了她的心窩。

「喬治！」她急迫地耳語道。「喬治，喬治親愛的，醒來罷！我告訴你，喬治……」

喬治沒有回答。他冷了。於是她從牀上跳了下來，赤着腳艱難地沿着迴廊走。那時差不多三點鐘了，但這地方的人沒有誰能夠入睡。她跑到那位教授的門口，倒下了。

「他去了！他去了！」她在恐怖中驚叫着。「去了！我的天呀！他死了！喬治！唉，喬治親愛的」

她開始哭泣了。鄰人們都從他們的門縫裏向外窺視。陰慘而冷淡的天星輝映着黑窗後面的清脆的聲

霜。

到了早晨，那匹愛貓走近賽加的開着的房門去，在門檻上躊躇，窺探房內，牠的毛忽然聳起來了。牠怒怒地退了回去。賽加坐在房子的中央，滿臉淚水，正在憤憤地對着鄰人們訴說，彷彿她是被侮辱了似的。

我總向他說，把雞片喫得飽飽的罷！他不要喫。看罷，剩那麼多呀！叫我做什麼用呢？而且你把我拋給誰，你惡毒的喬治呀。他已經拋了我，不願意帶我同去，而且還不肯喫我的雞片！唉，喬治親愛的！

三天之後，門外停着一輛用灰色馬拉曳的柩車。大門開着，一種冰冷的寒氣浸透了整座的房屋。同時有一種柏樹的氣味。喬治被運走了。

喪宴時候，賽加異常的興奮。她在未喫別種東西以前，先喝了半杯白蘭地。她臉上漲得通紅，她流淚了。她並且一面頓着腳，一面用一種斷續的聲音說道：

「唉，那兒是誰？你們全體都請進去，快樂一下罷……凡是願意進來的……無論誰我都讓他進來，除了喬治……我不許他進去！他拒絕我的雞片，堅決地拒絕了。」

接着她沈重地倒在那隻新箱子上面了，開始在那會發樂音的鎖鍵上碰她的頭。

此後，寓中的一切都和往常一樣地過去，很有秩序地，很合規矩地。賽加仍舊去做使女了；那年冬

季有很多男人向她求婚，但她都拒絕了。她在期待着一個沈靜的，和善的男子，而這些却都是莽撞的傢伙，那是被她積聚起來的事物引誘了來的。

到了冬底，她變得頗瘦削了，同時開始穿上一件黑色的羊色衫，這倒增加了她的美麗的姿態。在那工場中的汽車房裏，有一個汽車夫名叫伊凡。他是沈靜的，和善的，而且富於默想的。他爲了愛着賽加的緣故，弄得非常憔悴。到了春天，她也愛他了。

那時天氣是明媚的。不耐煩地聽了那結婚登記員的簡短的頌詞後，這對年青的夫婦就走出禮堂，到了街上。

「我們此刻到那里去呢？一年青的伊凡羞澀地問，一面斜瞥着賽加。

她挨近他的身旁，用一枝太大的繫了香花輕觸着他的紅耳朵。同時張大她的鼻孔，耳語道：

「到商品陳列所去！買物事去！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去呢？」

於是她的眼睛忽然變得大而圓了。（柔石譯）